五燈會元/卷第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五燈會元

全書始

卷第一

下一卷▶

七佛古佛應世，綿歷無窮，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。近故譚賢劫有千如來。暨於釋迦，但紀七佛。按長阿含經雲：“ 七佛精進力，放光滅暗冥。各各坐樹下，於中成正覺。 ”又曼殊室利為七佛祖師，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，感七佛引前，維摩接後。今之撰述，斷自七佛而下。

毗婆屍佛毗婆屍佛。（過去莊嚴劫，第九百九十八尊。）偈曰：“ 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象。幻人心識本來無，罪福皆空無所住。 ”長阿含經雲：

“ 人壽八萬歲時，此佛出世。種剎利，姓拘利若。父槃頭，母槃頭婆提。居般頭婆提城。坐波波羅樹下，說法三會，度人三十四萬八千。 ”神足二：一名騫荼，二名提舍。侍者無憂子方膺。

屍棄佛屍棄佛。（莊嚴劫，第九百九十九尊。）偈曰：“ 起諸善法本是幻，造諸惡業亦是幻。身如聚沫心如風，幻出無根無實性。 ”長阿含經雲：“ 人壽七萬歲時，此佛出世。 ”種剎利，姓拘利若。父明相，母光耀。居光相城。坐分陀利樹下，說法三會，度人二十五萬。神足二：一名阿毗浮，二名婆婆。侍者忍行子無量。

毗舍浮佛毗舍浮佛。（莊嚴劫，第一千尊。）偈曰：“ 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。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。 ”長阿含經雲：“ 人壽六萬歲時，此佛出世。 ”種剎利，姓拘利若。父善燈，母稱戒。居無喻城。坐婆羅樹下，說法二會，度人一十三萬。神足二：一扶遊，二郁多摩。侍者寂滅子妙覺。

拘留孫佛拘留孫佛。（見在賢劫，第一尊。）偈曰：“ 見身無實是佛身，了心如幻是佛幻。了得身心本性空，斯人與佛何殊別？ ”長阿含經雲：“ 人壽四萬歲時，此佛出世。 ”種婆羅門，姓迦葉。父禮得，母善枝。居安和城。坐屍利沙樹下，說法一會。度人四萬。神足二：一薩尼，二毗樓。侍者善覺子上勝。

拘那含牟尼佛拘那含牟尼佛。（賢劫，第二尊。）偈曰：“ 佛不見身知是佛，若實有知別無佛。智者能知罪性空，坦然不怖於生死。 ”長阿含經雲：“ 人壽三萬歲時，此佛出世。 ”種婆羅門，姓迦葉。父大德，母善勝。居清淨城。坐烏暫婆羅門樹下，說法一會，度人三萬。神足二：一舒槃那，二郁多樓。侍者安和子導師。

迦葉佛迦葉佛。（賢劫，第三尊。）偈曰：“ 一切眾生性清淨，從本無生無可滅。即此身心是幻生，幻化之中無罪福。 ”長阿含經雲：“ 人壽二萬歲時，此佛出世。 ”種婆羅門，姓迦葉。父梵德，母財主。居波羅奈城。坐尼拘律樹下，說法一會，度人二萬。神足二：一提舍，二婆羅婆。侍者善友子集軍。

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。（賢劫，第四尊。）姓剎利，父淨飯天，母大清淨妙位。登補處，生兜率天上，名曰勝善天人，亦名護明大士。度諸天眾，說補處行，於十方界中，現身說法。普曜經雲：“ 佛初生剎利王家，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。地湧金蓮華，自然捧雙足。東西及南北，各行於七步。分手指天地，作師子吼聲。上下及四維，無能尊我者。 ”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。

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，年十九，欲求出家而自念言：“ 當復何遇？ ”

即於四門遊觀，見四等事，心有悲喜而作思維，此老、病、死，終可厭離。

於是夜子時，有一天人名曰淨居，於窗牖中叉手白言：“ 出家時至，可去矣。 ”

太子聞已，心生歡喜，即逾城而去，於檀特山中修道。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，學不用處

定，知非便舍。復至郁頭藍弗處三年，學非非想定，知非亦舍。又至象頭山，同諸外道日食麻麥，經於六年。故經雲：“ 以無心意、無受行，而悉摧伏諸外道。 ”先歷試邪法，示諸方便，發諸異見，令至菩提。故普集經雲：“ 菩薩於二月八日，明星出時成道，號天人師，時年三十矣。 ”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。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。說法住世四十九年，後告弟子摩訶迦葉：“ 吾以清淨法眼、涅槃妙心、實相無相、微妙正法，將付於汝，汝當護持。 ”並敕阿難：“ 副貳傳化，無令斷絕。 ”而說偈曰：“ 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。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？ ”爾時世尊說此偈已，復告迦葉：“ 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，轉授補處，至慈氏佛出世，勿令朽壞。 ”迦葉聞偈，頭面禮足曰：“ 善哉！善哉！我當依敕，恭順佛故。 ”爾時世尊至拘屍那城，告諸大眾：“ 吾今背痛，欲入涅槃。 ”即往熙連河側，娑羅雙樹下，右股累足，泊然宴寂。復從棺起，為母說法。特示雙足化婆耆，並說無常偈曰：“ 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 ”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，燼後金棺如故。

爾時大眾即於佛前，以偈贊曰：“ 凡俗諸猛熾，何能致火熱，請尊三昧火，闍維金色身。 ”爾時全棺座而舉，高七多羅樹，往返空中，化火三昧。須臾灰生，得舍利八斛四斗。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。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，教至中夏，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。

世尊才生下，乃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曰：“ 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 ”世尊一日升座，大眾集定。文殊白椎曰：“ 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 ”世尊便下座。世尊一日升座，默然而坐。阿難白椎曰：“ 請世尊說法。 ”

世尊雲：“ 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，我故不說法。 ”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，遂乃遣出。世尊還復默然。阿難又曰：“ 適來為二比丘犯律，是二比丘已遣出，世尊何不說法？ ”世尊曰：“ 吾誓不為二乘聲聞人說法。 ”便下座。世尊一日升座，大眾集定。迦葉白椎曰：“ 世尊說法竟。 ”世尊便下座。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，為母說法，及辭天界而下，時四眾八部，俱往空界奉迎。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雲：

“ 我是尼身，必居大僧後見佛。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，千子圍繞，最初見佛。 ”果滿其願。世尊才見，乃訶雲：“ 蓮花色比丘尼，汝何得越大僧見吾？汝雖見吾色身，且不見吾法身。須菩提巖中宴坐，卻見吾法身。 ”

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，值諸佛各還本處，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，入於三昧。文殊乃

白佛雲：“何此人得近佛坐，而我不得？”佛告文殊：“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，汝自問之。”文殊繞女人三匝，鳴指一下，乃托至梵天，盡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曰：“假使百千萬文殊，出此女人定不得。下方經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，有罔明菩薩出此女人定。”須臾，罔明大士從地湧出，作禮世尊。世尊敕罔明出，罔明卻至女子前，鳴指一下，女子於是從定而出。世尊因波斯匿王問：

“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？若言無，智不應二。若言有，智不應一。一二之義，其義雲何？”佛言：“大王！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，我今無說，汝今無聽。

無說無聽，是名為一義二義。”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，乃曰：“文殊！文殊！

何不入門來？”文殊曰：“我不見一法在門外，何以教我入門。”世尊一日坐次，見二人升豬過，乃問：“這個是甚麼？”曰：“佛具一切智，豬子也不識！”世尊曰：“也須問過。”世尊因有異學問：“諸法是常邪？”世尊不對。又問：

“諸法是無常邪？”亦不對。異學曰：“世尊具一切智，何不對我？”世尊曰：

“汝之所問，皆為戲論。”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，問五方天王：“此珠而作何色？”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。世尊復藏珠入袖，卻攞手曰：“此珠作何色？”天王曰：“佛手中無珠，何處有色？”世尊嘆曰：“汝何迷倒之甚！

吾將世珠示之，便各強說有青、黃、赤、白色；吾將真珠示之，便總不知。”

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通。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，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。迦葉起作舞，王問：“迦葉豈不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何更有余習？”佛曰：“實無余習，莫謗法也。”王又撫琴三遍，迦葉亦三度作舞。王曰：“迦葉作舞，豈不是？”

佛曰：“實不曾作舞！”王曰：“世尊何得妄語？”佛曰：“不妄語。汝撫琴，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，豈不是？”王曰：“是。”佛曰：“迦葉亦復如是。所以實不曾作舞。”王乃信受。

世尊因外道問：“昨日說何法？”曰：“說定法。”外道曰：“今日說何法？”曰：“不定法。”外道曰：“昨日說定法，今日何說不定法？”世尊曰：

“昨日定，今日不定。”世尊因五通仙人問：“世尊有六通，我有五通。如何是那一通？”佛召五通仙人，五通應諾。佛曰：“那一通，你問我。”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，不可得見，乃至三度入定，遍觀三千大千世界，覓普賢不可得見，而來白佛。佛曰：“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，便見普賢。”普眼於是才起一念，便見普賢，向空中乘六牙白象。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。迦葉欲白椎擯出，才拈椎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。迦葉盡其神力，椎不能舉。世尊遂問迦葉：“汝擬擯那個文殊？”迦葉無對。世尊因長爪梵誌索論義，預約曰：“我義若墮，我自斬首。”世尊曰：“汝義以何為宗？”誌曰：“我以一切不受為宗。”世尊曰：

“是見受否？”誌拂袖而去。行至中路，乃省。謂弟子曰：“我當回去，斬首以謝世尊。”弟子曰：“人天眾前，幸當得勝，何以斬首？”誌曰：“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，不於無智人前得勝。”乃嘆曰：“我義兩處負墮，是見若受，負門處粗，是見不受，負門處細。一切人天二乘，皆不知我義墮處，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。”回至世尊前曰：“我義兩處負墮，故當斬首以謝。”世尊曰：“我法中無如是事，汝當回心向道。”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，證阿羅漢。

世尊昔欲將諸聖眾，往第六天說大集經，敕他方此土、人間天上、一切獰惡鬼神，悉皆輯會，受佛付囑，擁護正法。設有不赴者，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。既集會已，無有不順佛敕者，各發弘誓，擁護正法。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：

“瞿曇！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，眾生界空，無有眾生名字，我乃發菩提心。”世尊嘗與阿難行次，見一古佛塔。世尊便作禮。阿難曰：“此是甚麼人塔？”世尊曰：“此是過去諸佛塔。”阿難曰：“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？”世尊曰：“是吾弟子。”阿難曰：“應當如是。”世尊因有外道問：“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”

世尊良久。外道贊嘆曰：“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”乃作禮而去。

阿難白佛：“外道得何道理，稱贊而去？”世尊曰：“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”

世尊一日敕阿難：“食時將至，汝當入城持缽。”阿難應諾。世尊曰：“汝既持缽，須依過去七佛儀式。”阿難便問：“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？”世尊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世尊曰：“持缽去！”世尊因有比丘問：“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，證處未是。世尊當何

所示？”世尊曰：“比丘某甲，當何所示，是汝此問？”世尊成道後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。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，有二車牛不肯前進。商人乃訝，見之山神。報言：“林中有聖人成道，經逾四十九日未食，汝當供養。”商人入林，果見一人端然不動。乃問曰：“為是梵王邪？帝釋邪？山神邪？河神邪？”世尊微笑，舉袈裟角示之。商人頂禮，遂陳供養。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，至一冢間，見五髑髏，乃敲一髑髏問耆婆：“此生何處？”曰：

“此生人道。”世尊又敲一曰：“此生何處？”曰：“此生天道。”世尊又別敲一問：“此生何處？”耆婆罔知生處。世尊因黑氏梵誌運神力，以左右手擎合歡、梧桐花兩株，來供養佛。佛召仙人，梵誌應諾。佛曰：“於下著。”梵誌遂放下左手一株花。佛又召仙人：“放下著。”梵誌又放下右手一株花。佛又召仙人：

“於下著。”梵誌曰：“世尊，我今兩手皆空，更教放下個甚麼？”佛曰：“吾非教汝放舍其花，汝當放舍外六塵、內六根、中六識。一時舍卻，無可舍處，是汝免生死處。”梵誌於言下悟無生忍。

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，具五神通，未得法忍，以宿命智通，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，及諸重罪，於自心內各各懷疑，於甚深法不能證入。於是文殊承佛神力，遂手握利劍，持逼如來。世尊乃謂文殊曰：“住！住！不應作逆，勿得害吾。吾必被害，為善被害。文殊師利！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，但以內心見有我人。內心起時，我必被害，即名為害，”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，如夢如幻，於夢幻中無有我人，乃至能生所生父母。於是五百比丘同贊嘆曰：“文殊大智士，深達法源底。自手握利劍，持逼如來身。如劍佛亦爾，一相無有二。無相無所生，是中雲何殺？”世尊因地布發掩泥，獻花於然燈。然燈見布發處，遂約退眾，乃指地曰：“此一方地，宜建一梵剎。”

時眾中有一賢於長者，持標於指處插曰：“建梵剎竟。”時諸天散花，贊曰：

“庶子有大智矣！”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，一女指屍曰：“屍在這裏，人向甚處去？”一女曰：“作麼？作麼？”諸姊諦觀，各各契悟，感帝釋散花曰：“惟願聖姊有何所須，我當終身供給。”女曰：“我家四事七珍，悉皆具足，唯要三般物：一要無根樹子一株，二要無陰陽地一片，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。”帝釋曰：

“一切所須，我悉有之。若三般物，我實無得。”女曰：“汝若無此，爭解濟人？”帝

釋罔措，遂同往白佛。佛言：“ 憍屍迦，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，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。 ”世尊因調達諦佛，生身入地獄，遂令阿難問：“ 你在地獄中安否？ ”曰：“ 我雖在地獄，如三禪天樂。 ”佛又令問：“ 你還求出否？ ”

曰：“ 我待世尊來便出。 ”阿難曰：“ 佛是三界大師，豈有入地獄分？ ”曰：

“ 佛既無入地獄分，我豈有出地獄分？ ”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、法見，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，城東有一老母，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。每見佛來，即便回避。

雖然如此，回顧東西，總皆是佛。遂以手掩面，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。殃崛摩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，其家婦人正值產難，子母未分。長者曰：“ 瞿曇弟子，汝為至聖，當有何法能免難？ ”殃崛語長者曰：“ 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。待我回問世尊，卻來相報。 ”及返，具事白佛。佛告殃崛：“ 汝速去報，言我自從賢聖法來，未曾殺生。 ”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。其婦得聞，當時分免。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，因二商人問：“ 世尊還見車過否？ ”曰：“ 不見。 ”商人曰：“ 還聞否？ ”

曰：“ 不聞。 ”商人曰：“ 莫禪定否？ ”曰：“ 不禪定。 ”曰：“ 莫睡眠否？ ”

曰：“ 不睡眠。 ”商人乃嘆曰：“ 善哉！善哉！世尊覺而不見。 ”遂厭白兩段。

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眾。是時眾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曰：

“ 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 ”世尊至多子塔前，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，以僧伽梨圍之。遂告曰：

“ 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，汝當護持，傳付將來。 ”世尊臨入涅槃，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。世尊咄曰：“ 文殊！

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說一字，汝請吾再轉法輪，是吾曾轉法輪邪？ ”世尊於涅槃會上，以手摩胸，告眾曰：“ 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勿令後悔。若謂吾滅度，非吾弟子。若謂吾不滅度，亦非吾弟子。 ”時百萬億眾，悉皆契悟。

西天祖師一祖摩訶迦葉尊者一祖摩訶迦葉尊者，摩竭陀國人也。姓婆羅門，父飲澤，母

香誌。昔為鍛金師，善明金性，使其柔伏。付法傳雲：嘗於久遠劫中，毗婆屍佛入涅槃後，四眾起塔，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。時有貧女，將金珠往金師所，請飾佛面。既而因共發願：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。由是因緣，九十一劫身皆金色，後生梵天。天壽盡，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，名曰迦葉波，此雲飲光勝尊，蓋以金色為號也。繇是誌求出家，冀度諸有。佛言：“善來，比丘！”須發自除，袈裟著體，常於眾中稱嘆第一。復言：“吾以清淨法眼，將付於汝。汝可流布，無令斷絕。”涅槃經雲：爾時世尊欲涅槃時，迦葉不在眾會，佛告諸大弟子，迦葉來時，可令宣揚正法眼藏。爾時迦葉在耆阇崛山畢缽羅窟睹勝光明，即入三昧，以淨天眼，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，入般涅槃。乃告其徒曰：“如來涅槃也，何其駛哉！”即至雙樹間，悲戀號泣。佛於金棺出示雙足。爾時迦葉告諸比丘：“佛已荼毗，金剛舍利，非我等事。我等宜當結集法眼，無令斷絕。”乃說偈曰：“如來弟子，且莫涅槃，得神通者，當赴結集。”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阇崛山畢缽羅窟。時阿難為漏未盡，不得入會，後證阿羅漢果，由是得人。迦葉乃白眾言：“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，有大智慧，常隨如來，梵行清淨。所聞佛法，如水傳器，無有遺余。佛所贊嘆，聰敏第一。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。”大眾默然。迦葉告阿難曰：“汝今宜宣法眼。”阿難聞語信受，觀察眾心而宣偈言：“比丘諸眷屬，離佛不莊嚴。猶如虛空中，眾星之無月。”說是偈已，禮眾僧足，升法座而宣是言：“如是我聞。

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，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。”時迦葉問諸比丘：“阿難所言，不錯謬乎？”皆曰：“不異世尊所說。”迦葉乃告阿難言：“我今年不久留，今將正法付囑於汝。汝善守護，聽吾偈言。法法本來法，無法無非法。何於一法中，有法有不法”？”說偈已，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，俟慈氏下生。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。尊者因外道問：“如何是我我？”者曰：“覓我者是汝我。”外道曰：

“這個是我我，師我何在？”者曰：“汝問我覓。”尊者一日踏泥次，有一沙彌見，乃問尊者：“何得自為？”者曰：“我若不為，誰為我為？”

二祖阿難尊者二祖阿難尊者，王舍城人也。姓剎利帝，父斛飯王，實佛之從弟也。梵語阿難陀，此雲慶喜，亦雲歡喜。如來成道夜生，因為之名。多聞博達，智慧無礙。

世尊以為總持第一，嘗所贊嘆。加以宿世有大功德，受持法藏，如水傳器，佛乃命為侍者。尊者一日白佛言：“今日入城，見一奇特事。”佛曰：“見何奇特事？”者曰：“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，出城總見無常。”佛曰：“我昨日入城，亦見一奇特事。”者曰：“未審見何奇特事？”佛曰：“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，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。

”一日問迦葉曰：“師兄！世尊傳金襴袈裟外，別傳個甚麼？”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迦葉曰：“倒卻門前剎竿著！”後阿阇世王白言：“仁者！如來、迦葉尊勝二師，皆已涅槃，而我多故，悉不能睹。尊者般涅槃時，願垂告別。”尊者許之。後自念言：“我身危脆，猶如聚沫，況復衰老，豈堪久長？阿阇世王與吾有約。”乃詣王宮，告之曰：“吾欲入涅槃，來辭耳。”

門者曰：“王寢，不可以聞。”者曰：“俟王覺時，當為我說。”

時阿阇世王夢中見一寶蓋，七寶嚴飾，千萬億眾圍繞瞻仰；俄而風雨暴至，吹折其柄，珍寶瓔珞，悉墜於地，心甚驚異。既寤，門者具白上事。王聞，失聲號慟，哀感天地。即至毗舍離城，見尊者在恒河中流，跏趺而坐。王乃作禮，而說偈曰：“稽首三界尊，棄我而至此，暫憑悲願力，且莫般涅槃。”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，說偈言：“尊者一何速，而歸寂滅場；願住須臾間，而受於供養。”

尊者見二國王鹹來勸請，乃說偈言：“二王善嚴住，勿為苦悲戀。涅槃當我靜，而無諸有故。”尊者復念：我若偏向一國，諸國爭競，無有是處，應以平等度諸有情。遂於恒河中流，將入寂滅。是時山河大地，六種震動，雪山有五百仙人，睹茲瑞應，飛空而至，禮尊者足，胡跪白言：“我於長老，當證佛法，願垂大慈，度脫我等。”尊者默然受請，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，為其仙眾說諸大法。尊者復念：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。須臾，五百羅漢從空而下，為諸仙人出家授具。其仙眾中有二羅漢：一名商那和修，二名末田底迦。尊者知是法器，乃告之曰：

“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，迦葉入定而付於我；我今將滅，用傳於汝。汝受吾教，當聽偈言：本來付有法，付了言無法。各各須自悟，悟了無無法。”

尊者付法眼藏竟，踴身虛空，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。分身四分：一分奉忉利天，一分奉娑竭羅龍宮，一分奉毗舍離王，一分奉阿阇世王。各造寶塔而供養之。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。

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三祖商那和修尊者，摩突羅國人也。亦名舍那婆斯。

姓毗舍多，父林勝，母憍奢耶，在胎六年而生。梵語商諾迦，此雲自然服，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。若聖人降生，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。和修生時，瑞草斯應。

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，見一青林，枝葉茂盛，語阿難曰：“此林地名優留荼，吾滅度後一百年，有比丘商那和修，於此轉妙法輪。”後百歲，果誕和修，出家證道，受慶喜尊者法眼，化導有情。及止此林，降二火龍，歸順佛教。龍因施其地，以建梵宮。尊者化緣既久，思付正法。尋於咤利國，得優波鞠多以為給侍。

因問鞠多曰：“汝年幾邪？”答曰：“我年十七。”者曰：“汝身十七，性十七邪？”答曰：“師發已白，為發白邪？心白邪？”者曰：“我但發白，非心白耳。”鞠多曰：“我身十七，非性十七也。”尊者知是法器。後三載，遂為落發授具。乃告曰：“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。展轉相授，而至於我；我今付汝，勿令斷絕。汝受吾教，聽吾偈言：非法亦非心，無心亦無法。說是心法時，是法非心法。””說偈已，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。後於三昧中，見弟子鞠多有五百徒眾，常多懈慢。尊者乃往彼，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。而說偈曰：“通達非彼此，至聖無長短。汝除輕慢意，疾得阿羅漢。”五百比丘聞偈已，依教奉行，皆獲無漏。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，用焚其身。鞠多收舍利，葬於梵迦羅山。

五百比丘各持一幡，迎導至彼，建塔供養。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也。

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四祖優波鞠多尊者，咤利國人也。亦名優波崛多。又名鄔波鞠多。姓首陀，父善意。十七出家，二十證果。隨方行化，至摩突羅國，得度者甚眾。由是魔宮震動，波旬愁怖，遂竭其魔力，以害正法。尊者即入三昧，觀其所由。波旬復伺便，密持瓔珞縻之於頸。

及尊者出定，乃取人狗蛇三屍，化為華鬘，言慰諭波旬曰：“汝與我瓔珞，甚是珍妙。吾有華鬘，以相酬奉。”波旬大喜，引頸受之，即變為三種臭屍，蟲蛆壞爛。波旬厭惡，大生憂惱。盡己神力，不能移動。乃升六欲天，告諸天主。

又詣梵王，求其解免。彼各告言：“十力弟子，所作神變，我輩凡陋，何能去之？”波旬曰：“然則奈何？”梵王曰：“汝可歸心尊者，即能除斷。”乃為說偈，令其回向曰：“若因地倒，還因地起；離地求起，終無其理。”波旬受教已，即下天宮，禮尊者足，哀露懺悔。尊者告曰：“汝自今去，於如來正法，更不作嬈害否？”波旬曰：“我誓回向佛道，永斷不善。”尊者曰：“若然者，汝可口自唱言：皈依三寶。”魔王合掌三唱，華鬘悉除。乃歡喜踴躍，作禮尊者而說偈曰：“稽首三昧尊，十力聖弟子。我今願回向，

勿令有劣弱。”尊者在世化導，證果最多。每度一人，以一籌置於石室。其室縱十八肘，廣十二肘，充滿其間。

最後有一長者子，名曰香眾，來禮尊者，誌求出家。尊者問曰：“汝身出家，心出家？”答曰：“我來出家，非為身心。”尊者曰：“不為身心，復誰出家？”

答曰：“夫出家者，無我我故。無我我故，即心不生滅；心不生滅，即是常道。

諸佛亦常心無形相，其體亦然。”尊者曰：“汝當大悟，心自通達。宜依佛法僧，紹隆聖種。”即為剃度，授具足戒。仍告之曰：“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，可名提多迦。”復謂曰：“如來以大法眼藏，次第傳授，以至於我。今復付汝，聽吾偈言：心自本來心，本心非有法。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””付法已，乃踴身虛空，呈十八變，卻復本座，跏趺而逝。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，收舍利，建塔供養。即平王三十年庚子歲也。

五祖提多迦尊者五祖提多迦尊者，摩伽陀國人也。梵語提多迦，此雲通真量。初生之時，父夢金日自屋而出，照耀天地。前有大山，諸寶嚴飾。山頂泉湧，滂沱四流。後遇鞠多尊者，為解之曰：“寶山者，吾身也。泉湧者，法無盡也。日從屋出者，汝今入道之相也。照耀天地者，汝智慧超越也。”尊者聞師說已，歡喜踴躍，而唱偈言：“巍巍七寶山，常出智慧泉。回為真法味，能度諸有緣。”鞠多尊者亦說偈曰：“我法傳於汝，當現大智慧。金日從屋出，照耀於天地。”提多迦聞師妙偈，設禮奉持。後至中印度，彼國有八千大仙，彌遮迦為首。聞尊者至，率眾瞻禮。謂尊者曰：“昔與師同生梵天，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，師逢十力弟子，修習禪那，自此報分殊塗，已經六劫。”者曰：“支離累劫，誠哉不虛。今可舍邪歸正，以入佛乘。”彌遮迦曰：“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雲：汝卻後六劫，當遇同學，獲無漏果。”今也相遇，非宿緣邪？願師慈悲，令我解脫。”者即度出家，命諸聖授戒。其余仙眾，始生我慢。尊者示大神通，於是俱發菩提心，一時出家。

者乃告彌遮迦曰：“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，展轉相授，而至於我。我今付汝，當護念之。”乃說偈曰：“通達本法心，無法無非法。悟了同未悟，無心亦無法。”說偈已，踴身虛空作十八變，火光三昧，自焚其軀。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，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。即莊王五年己丑歲也。

六祖彌遮迦尊者六祖彌遮迦尊者，中印度人也。既傳法已，遊化至北天竺國，見雉堞之

上有金色祥雲，嘆曰：“斯道人氣也，必有大士為吾嗣。”乃入城，於閻閻間有一人手持酒器，逆而問曰：“師何方來？欲往何所？”祖曰：“從自心來，欲往無處。”曰：“識我手中物否？”祖曰：“此是觸器而負凈者。”曰：“師識我否？”祖曰：“我即不識，識即非我。”復謂之曰：“汝試自稱名氏，吾當後示本因。”彼說偈答曰：“我從無量劫，至於生此國，本姓頗羅墮，名字婆須蜜。”

祖曰：“我師提多迦說，世尊昔遊北印度，語阿難言：“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，有一聖人姓頗羅墮，名婆須蜜，而於禪祖，當獲第七。”世尊記汝，汝應出家。”

彼乃置器禮師。側立而言曰：“我思往劫，嘗作檀那，獻一如來寶座，彼佛記我曰：汝於賢劫釋迦法中，宣傳至教。”今符師說，願加度脫。”祖即與披剃，復圓戒相，乃告之曰：“正法眼藏，今付於汝，勿令斷絕。”乃說偈曰：“無心無可得，說得不名法。若了心非心，始解心心法。”

祖說偈已，入師子奮迅三昧，踴身虛空，高七多羅樹，卻復本座，化火自焚。

婆須蜜收靈骨，貯七寶函，建浮圖置於上級。即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。

七祖婆須蜜尊者七祖婆須蜜者，北天竺國人也。姓頗羅墮，常服凈衣，執酒器，遊行裏闬，或吟或嘯，人謂之狂。及遇彌遮迦尊者，宣如來往誌，自省前緣，投器出家，受法行化。至迦摩羅國，廣與佛事。於法座前，忽有智者自稱：“我名佛陀難提，今與師論義。”祖曰：“仁者論即不義，義即不論。若擬論義，終非義論。”難提知師義勝，心即欽服。曰：“我願求道，沾甘露味。”祖遂與剃度，而授具戒。

復告之曰：“如來正法眼藏，我今付汝，汝當護持。”乃說偈曰：“心同虛空界，示等虛空法。證得虛空時，無是無非法。”即入慈心三昧。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，而說偈言：“賢劫眾聖祖，而當第七位。尊者哀念我，請為宣佛地。”

尊者從三昧起，示眾曰：“我所得法，而非有故，若識佛地，離有無故。”語已，還入三昧，示涅槃相。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，以葬全身。即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。

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八祖佛陀難提尊者，迦摩羅國人也。姓瞿曇氏，頂有肉髻，辯捷無礙。初遇婆須蜜，出家受教。既而領徒行化，至提伽國毗舍羅家，見舍上有白光上勝，謂其

徒曰：“此家有聖人，口無言說，真大乘器。不行四衢，知觸穢耳。”言訖，長者出致禮，問：“何所須？”祖曰：“我求侍者。”長者曰：“我有一子，名伏馱蜜多，年已五十，口未曾言，足未曾履。”祖曰：“如汝所說，真吾弟子。”

伏馱聞之，遽起禮拜，而說偈曰：“父母非我親，誰是最親者？諸佛非我道，誰為最道者？”祖以偈答曰：“汝言與心親，父母非可比；汝行與道合，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。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”伏馱聞偈已，便行七步。祖曰：“此子昔曾值佛，悲願廣大，慮父母受情難舍，故不言不履耳。”

長者遂舍令出家。祖尋授具戒，復告之曰：“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，勿令斷絕。”乃說偈曰：“虛空無內外，心法亦如此。若了虛空故，是達真如理。”

伏馱承師付囑，以偈贊曰：“我師禪祖中，當得為第八。法化眾無量，悉獲阿羅漢。”爾時佛陀難提即現神變，卻復本座，儼然寂滅。眾與寶塔，葬其全身。即景王十年寅歲也。

九祖伏馱蜜尊者九祖伏馱蜜多尊者，提伽國人也。姓毗舍羅。既受八祖付囑，後至中印度行化。時有長者香蓋，攜一子而來，瞻禮祖曰：“此子處胎六十歲，因號難生。嘗會一仙者，謂此兒非凡，當為法器。今遇尊者，可令出家。”祖即與落發授戒，羯磨之際，祥光燭座，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，自此精進忘疲。既而祖告之曰：

“如來大法眼藏，今付於汝。汝護念之。”乃說偈曰：“真理本無名，因名顯真理。受得真實法，非真亦非偽。”祖付法已，即入盡三昧而般涅槃。眾以香油旃檀閣維，收舍利，建塔於那爛陀寺。即敬王三十三年甲寅歲也。

十祖脅尊者十祖脅尊者，中印度人也。本名難生。

初將誕時，父夢一白象，背有寶座，座上安一明珠，從門而入，光照四眾，既覺遂生。從值九祖，執侍左右，未嘗睡眠，謂其脅不至席，遂號脅尊者焉。初至華氏國，憩一樹下。右手指地而告眾曰：“此地變金色，當有聖人入會。”言訖，即變金色。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，合掌前立。祖問曰：“汝從何來？”答曰：

“我心非往。”祖曰：“汝何處住？”答曰：“我心非止。”祖曰：“汝不定邪？”曰：

“諸佛亦然。”祖曰：“汝非諸佛。”曰：“諸佛亦非。”祖因說偈曰：“此地變金色，預知有聖至。當坐菩提樹，覺華而成已。”夜奢復說偈曰：

“師坐金色地，常說真實義。回光而照我，令入三摩諦。”祖知其意，即度出家，復具戒品，乃告之曰：“如來大法藏，今付於汝，汝護念之。”乃說偈曰：“真體自然真，因真說有理。領得真真法，無行亦無止。”祖付法已，即現神變而入涅槃，化火自焚。四眾各以衣裓盛舍利，隨處與塔而供養之。即貞王二十七年己亥歲也。

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，華氏國人也。姓瞿曇氏，父寶身。既得法於脅尊者，尋詣波羅奈國，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。問曰：“我欲識佛，何者即是？”祖曰：

“汝欲識佛，不識者是。”曰：“佛既不識，焉知是乎？”祖曰：“既不識佛，焉知不是？”曰：“此是鋸義。”祖曰：“彼是木義。”祖問：“鋸義者何？”

曰：“與師平出。”馬鳴卻問：“木義者何？”祖曰：“汝被我解。”馬鳴豁然省悟，稽首皈依，遂求剃度。祖謂眾曰：“此大士者，昔為毗舍利國王。其國，有一類人如馬裸露，王運神力分身為蠶，彼乃得衣。王後復生中印度，馬人感戀悲鳴，因號馬鳴焉。如來記雲：吾滅度後六百年，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，摧伏異道，度人無量，繼吾傳化。”今正是時。”即告之曰：“如來大法眼藏，今付於汝。”即說偈曰：“迷悟如隱顯，明暗不相離。今付隱顯法，非一亦非二。”

尊者付法已，即現神變，湛然圓寂。眾興寶塔，以闍全身。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。

十二祖馬鳴尊者十二祖馬鳴大士者，波羅奈國人也。亦名功勝，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，故名焉。既受法於夜奢尊者，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。忽有老人，座前仆地，祖謂眾曰：“此非庸流，當有異相。”言訖不見。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，復化為女子，右手指祖而說偈曰：“稽首長老尊，當受如來記。今於此地上，宣通第一義。”

說偈已，瞥然不見。祖曰：“將有魔來，與吾較（音角）力。”有頃，風雨暴至，天地晦冥。祖曰：“魔之來信矣，吾當除之。”即指空中，現一大金龍，奮發威神，震動山嶽。祖儼然於座，魔事隨滅。經七日，有一小蟲，大若蟭螟，潛形座下。祖以手取之，示眾曰：“斯乃魔之所變，盜聽吾法耳。”乃放之令去，魔不能動。祖告之曰：“汝但歸依三寶，即得神通。”遂復本形，作禮懺悔。祖問曰：

“汝名誰邪？眷屬多少？”曰：“我名迦毗摩羅，有三千眷屬。”祖曰：“盡汝神力，變化若何？”曰：“我化巨海極為小事。”祖曰：“汝化性海得否？”曰：

“何謂性海，我未嘗知。”祖即為說性海曰：“山河大地，皆依建立。三昧六通，由茲發現。”迦毗摩羅聞言，遂發信心，與徒眾三千，俱求剃度。祖乃召五百羅漢，與授具戒。復告之曰：“如來大法眼藏，今當付汝。汝聽偈言：隱顯即本法，明暗元不二。今付悟了法，非取亦非離。””付囑已，即入龍奮迅三昧，挺身空中，如日輪相，然後示滅。四眾以真體藏之龍龕。即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。

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，華氏國人也。初為外道，有徒三千，通諸異論。後於馬鳴尊者得法，領徒至西印度。彼有太子，名雲自在。仰尊者名，請於宮中供養。

祖曰：“如來有教，沙門不得親近國王、大臣權勢之家。”太子曰：“今我國城之北，有大山焉。山有一石窟，可禪寂於此否？”祖曰：“諾。”即入彼山。行數裏，逢一大蟒，祖直前不顧，盤繞祖身，祖因與授三皈依，蟒聽訖而去。祖將至石窟，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，合掌問訊。祖曰：“汝何所止？”答曰：“我昔嘗為比丘，多樂寂靜，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，而我煩於應答，起嗔恨想，命終墮為蟒身，住是窟中，今已千載。適遇尊者，獲聞戒法，故來謝爾。”祖問曰：

“此山更有何人居止？”曰：“北去十里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，其樹王名龍樹，常為龍眾說法，我亦聽受耳。”祖遂與徒眾詣彼，龍樹出迎曰：“深山孤寂，龍蟒所居。大德至尊，何枉神足？”祖曰：“吾非至尊，來訪賢者。”龍樹默念曰：

“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？是大聖繼真乘否？”祖曰：“汝雖心語，我已意知。

但辦出家，何慮吾之不聖？”龍樹聞已，悔謝。祖即與度脫，及五百龍眾俱授具戒。復告之曰：“今以如來大法眼藏，付囑於汝。諦聽偈言：非隱非顯法，說是真實際。悟此隱顯法，非愚亦非智””付法已，即現神變，化火焚身。龍樹收五色舍利，建塔焉。即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。

十四祖龍樹尊者十四祖龍樹尊者，西天竺國人也，亦名龍勝。始於摩羅尊者得法，後至

南印度。彼國之人，多信福業。祖為說法，遞相謂曰：“人有福業，世間第一。徒言佛性，誰能睹之？”祖曰：“汝欲見佛性，先須除我慢。”彼人曰：“佛性大小？”祖曰：“非大非小，非廣非狹。無福無報，不死不生。”彼聞理勝，悉回初心。祖復於座上，現自在身，如滿月輪。一切眾唯聞法音，不睹祖相。

彼眾中有長者子，名迦那提婆，謂眾曰：“識此相否？”眾曰：“目所未睹，安能辯識？”提婆曰：“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，以示我等。何以知之？蓋以無相三昧，形如滿月。佛性之義，廓然虛明。”言訖，輪相即隱，復居本座，而說偈言：“身現圓月相，以表諸佛體。說法無其形，用辯非聲色。”彼眾聞偈，頓悟無生，鹹願出家，以求解脫。祖即為剃發，命諸聖授具。其國先有外道五千余眾，作大幻術，眾皆宗仰。祖悉為化之，令歸三寶。復造大智度論、中論、十二門論，垂之於世。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：“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。聽吾偈言：為明隱顯法，方說解脫理。於法心不證，無瞋亦無喜。””付法訖，入月輪三昧，廣現神變，復就本座，凝然禪寂。迦那提婆與諸四眾，共建寶塔以葬焉。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。

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，南天竺國人也，姓毗舍羅。初求福業，兼樂辯論。後謁龍樹大士。將及門，龍樹知是智人，先遣侍者以滿缽水置於座前。尊者睹之，即以一針投之而進，欣然契會。龍樹即為說法，不起於座，現月輪相，唯聞其聲，不見其形。祖語眾曰：“今此瑞者，師現佛性。表說法非聲色也。”祖既得法，後至迦毗羅國。彼有長者，曰梵摩淨德一日，園樹生耳如菌，味甚美。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。取已隨長，盡而復生。自余親屬，皆不能見。祖知其宿因，遂至其家。長者乃問其故。祖曰：“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，然此比丘道眼未明，以虛沾信施，故報為木菌。唯汝與子精誠供養，得以享之，余即否矣。”

又問長者：“年多少？”答曰：“七十有九。”祖乃說偈曰：“入道不通理，復身還信施。汝年八十一，此樹不生耳。”長者聞偈已，彌加嘆伏。且曰：“弟子衰老，不能事師，願舍次子，隨師出家。”祖曰：“昔如來記此子，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。今之相遇，蓋符宿因。”即與剃發執侍。至巴連弗城，聞諸外道欲障佛法。計之既久，祖乃執長旛入彼眾中。彼問祖曰：“汝何不前？”祖曰：

“汝何不後？”彼曰：“汝似賤人。”祖曰：“汝似良人。”彼曰：“汝解何法？”祖曰：“汝百不解。”彼曰：“我欲得佛。”祖曰：“我灼然得佛。”彼曰：“汝不合得。”祖曰：“元道我得，汝實不得。”彼曰：“汝既不得，雲何言得？”祖曰：“汝有我

故，所以不得。我無我我，故自當得。”彼辭既屈，乃問祖曰：“汝名何等？”祖曰“我名迦那提婆。”彼既夙聞祖名，乃悔過致謝。

時眾中猶互興問難，祖折以無礙之辯，由是歸伏。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。

偈曰：“本對傳法人，為說解脫理。於法實無證，無終亦無始。”祖說偈已，入奮迅定，身放八光，而歸寂滅。學眾興塔而供養之。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。

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，迦毗羅國人也。

行化至室羅筏城，有河名曰金水，其味殊美，中流復現五佛影。祖告眾曰：

“此河之源，凡五百里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。佛誌：一千年後，當紹聖位。””語已，領諸學眾，溯流而上。至彼，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。祖與眾伺之。

經三七日，方從定起。祖問曰：“汝身定邪，心定邪？”提曰：“身心俱定。”

祖曰：“身心俱定，何有出入？”提曰：“雖有出入，不失定相。如金在井，金體常寂。”祖曰：“若金在井，若金出井，金無動靜，何物出入？”提曰：“言金動靜，何物出入？言金出入，金非動靜。”祖曰：“若金在井，出者何金？若金出井，在者何物？”提曰：“金若出井，在者非金。金若在井，出者非物。”

祖曰：“此義不然。”提曰：“彼義非著。”祖曰：“此義當墮。”提曰：“彼義不成。”祖曰：“彼義不成，我義成矣。”提曰：“我義雖成，法非我故。”

祖曰：“我義已成，我無我故。”提曰：“我無我故，復成何義？”祖曰：“我無我故，故成汝義。”提曰：“仁者師誰，得是無我？”祖曰：“我師迦那提婆，證是無我。”難提以偈贊曰：“稽首提婆師，而出於仁者。仁者無我故，我欲師仁者。”祖以偈答曰：“我已無我故，汝須見我我。汝若師我故，知我非我我。”

難提心意豁然，即求度脫。祖曰：“汝心自在，非我所系。”語已，即以右手擎金缽，舉至梵宮，取彼香飯，將齋大眾，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。祖曰：“非我之咎，汝等自業。”即命難提分座同食，眾復訝之。祖曰：“汝不得食，皆由此故。

當知與吾分座者，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。潛物降跡，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。”眾曰：“我師神力，斯可信矣。彼雲過去佛者，即竊疑焉。”

難提知眾生慢，乃曰：“世尊在日，世界平正，無有丘陵，江河溝洫，水悉甘美，草木滋茂，國土豐盈。無八苦、行十善，自雙樹示滅八百余年，世界丘墟，樹木枯悴，人無至信，正念輕微，不信真如，唯愛神力。”言訖，以右手漸展入地，至金剛輪際，取甘露水，以琉璃器持至會所。大眾見之，即時欽慕，悔過作禮。

於是，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。偈曰：“於法實無證，不取亦不離。法非有無相，內外雲何起？”祖付法已，安坐歸寂。四眾建塔。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。

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，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。生而能言，常贊佛事。七歲即厭世樂，以偈告其父母曰：“稽首大慈父，和南骨血母。我今欲出家，幸願哀潛故。”父母固止之，遂終日不食。乃許其在家出家，號僧伽難提。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。積十九載，未嘗退倦。每自念言：“身居王宮，胡為出家？”一夕，天光下屬，見一路坦平，不覺徐行。約十里許，至大巖前，有石窟焉，乃燕寂於中。父既失子，即擯禪利多出國，訪尋其子，不知所在。

經十年，祖得法受記已，行化至摩提國，忽有涼風襲眾，身心悅適非常，而不知其然。祖曰：“此道德之風也。當有聖者出世，嗣續祖燈乎？”言訖，以神力攝諸大眾，遊歷山谷。食頃，至一峰下，謂眾曰：“此峰頂有紫雲如蓋，聖人居此矣。”即與大眾徘徊久之。見山舍一童子，持圓鑒直造祖前。祖問：“汝幾歲邪？”曰：“百歲。”祖曰：“汝年尚幼，何言百歲？”童曰：“我不會理，正百歲耳。”祖曰：“汝善機邪？”童曰：“佛言：若人生百歲，不會諸佛機，未若生一日，而得決了之。”祖曰：“汝手中者，當何所表？”童曰：“諸佛大圓鑒，內外無瑕翳。兩人同得見，心眼皆相似。”彼父母聞子語，即舍令出家。

祖攜至本處，授具戒訖，名伽耶舍多。他時聞風吹殿鈴聲，祖問曰：“鈴鳴邪？

風鳴邪？”舍多曰：“非風鈴鳴，我心鳴耳。”祖曰：“心復誰乎？”舍多曰：

“俱寂靜故。”祖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繼吾道者，非子而誰？”即付法眼。偈曰：

“心地本無生，因地從緣起。緣種不相妨，華果亦復爾。”祖付法已，右手攀樹而化。大眾議曰：“尊者樹下歸寂，其垂蔭後裔乎！”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，眾力不能舉，即就樹下起塔。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。

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，摩提國人也。姓郁頭藍，父天蓋，母方聖。嘗夢大神持鑒，因而有娠。凡七日而誕，肌體瑩如琉璃，未嘗洗沐，自然香潔。幼好閑靜，語非常童。持鑒出遊，遇難提尊者。得度後，領徒至大月氏國。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，祖將入彼舍，舍主鳩摩羅多問曰：“是何徒眾？”祖曰：“是佛弟子。”

彼聞佛號，心神竦然，即時閉戶。祖良久扣其門，羅多曰：“此舍無人。”祖曰：

“答無者誰？”羅多聞語，知是異人，遽開關延接。祖曰：“昔世尊記曰：吾滅後一千年，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，紹隆玄化。”今汝值吾，應斯嘉運。”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，投誠出家。授具訖，付法偈曰：“有種有心地，因緣能發萌。

於緣不相礙，當生生不生。”祖付法已，踴身虛空，現十八種神變，化火光三昧，自焚其身。眾以舍利起塔。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。

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，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。昔為自在天人。（欲界第六天。）見菩薩瓔珞，忽起愛心，墮生忉利。（欲界第二天。）聞憍屍迦說般若波羅蜜多，以法勝故，升於梵天色界。以根利故，善說法要，諸天尊為導師。以繼祖時至，遂降月氏。後至中天竺國，有大士名闍夜多，問曰：“我家父母素信三寶，而常縈疾瘵，凡所營作，皆不如意；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，而身常勇健，所作和合。彼何幸，而我何辜？”祖曰：“何足疑乎！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：凡人但見仁夭暴壽、逆吉義兇，便謂亡因果、虛罪福，殊不知影響相隨，毫釐靡忒。

縱經百千萬劫，亦不磨滅。”時闍夜多聞是語已，頓釋所疑。祖曰：“汝雖已信三業，而未明業從惑生，惑因識有，識依不覺，不覺依心。

心本清淨，無生滅，無造作，無報應，無勝負，寂寂然，靈靈然。汝若入此法門，可與諸佛同矣。一切善惡、有為無為，皆如夢幻。”闍夜多承言領旨，即發宿慧，懇求出家。既受具，祖告曰：“吾今寂滅時至，汝當紹行化跡。”乃付法眼，偈曰：“性上本無生，

為對求人說。於法既無得，何懷決不決。”又雲：

“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，汝宜傳布後學。”言訖，即於座上，以指爪撦面，如紅蓮開出，大光明照耀四眾，而入寂滅。闍夜多起塔。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。

二十祖闍夜多尊者二十祖闍夜多尊者，北天竺國人也。智慧淵沖，化導無量。後至羅閱城，敷揚頓教。彼有學眾，唯尚辯論。為之首者，名婆修盤頭。（此雲遍行。）常一食不臥，六時禮佛，清淨無欲，為眾所歸。祖將欲度之，先問彼眾曰：“此遍行頭陀，能修梵行，可得佛道乎？”眾曰：“我師精進，何故不可。”祖曰：“汝師與道遠矣。設苦行歷於塵劫，皆虛妄之本也。”眾曰：“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？”祖曰：“我不求道，亦不顛倒。我不禮佛，亦不輕慢。我不長坐，亦不懈怠。我不一食，亦不雜食。我不知足，亦不貪欲。心無所希，名之曰道。”時遍行聞已，發無漏智，歡喜贊嘆。祖又語彼眾曰：“會吾語否？吾所以然者，為其求道心切。夫弦急即斷，故吾不贊。令其住安樂地，入諸佛智。”復告遍行曰：

“吾適對眾，抑挫仁者，得無惱於衷乎？”遍行曰：“我憶念七劫前，生常安樂國，師於智者月淨，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。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，我以老故，策杖禮謁。師叱我曰：“重子輕父，一何鄙哉！”時我自謂無過，請師示之。師曰：“汝禮大光明菩薩，以杖倚壁畫佛面，以此過慢，遂失二果。”

我責躬悔過以來，聞諸惡言，如風如響，況今獲飲無上甘露，而反生熱惱邪？

惟願大慈，以妙道垂誨。”祖曰：“汝久植眾德，當繼吾宗。聽吾偈曰：言不合無生，同於法界性。若能如是解，通達事理竟。”“祖付法已，不起於座，奄然歸寂。闍維，收舍利建塔，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。

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，羅閱城人也。姓毗舍佉，父光蓋，母嚴一。家富而無子，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。一夕，母夢吞明暗二珠，覺而有孕。經七日，有一羅漢名賢眾至其家，光蓋設禮，賢眾端坐受之。嚴一出拜，賢眾避席，雲：

“回禮法身大士。”光蓋罔測其由，遂取一寶珠跪獻，試其真偽。賢眾即受之，殊無遜謝。光蓋不能忍，問曰：“我是丈夫，致禮不顧；我妻何德，尊者避之。”

賢眾曰：“我受禮納珠，貴福汝耳。汝婦懷聖子，生當為世燈慧日，故吾避之，非重女人也。”賢眾又曰：“汝婦當生二子，一名婆修盤頭，則吾所尊者也。二名芻尼。（此雲野鵲子）。昔如來在雪山修道，芻尼巢於頂上，佛既成道，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。佛記雲：汝至第二五百年，生羅閱城毗舍佉家，與聖同胞。”

今無爽矣。”後一月，果產二子。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，禮光度羅漢出家，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。行化至那提國，彼王名常自在，有二子：一名摩訶羅，次名摩拏羅。王問祖曰：“羅閱城土風，與此何異？”祖曰：“彼土曾三佛出世，今王國有二師化導。”王曰：“二師者誰？”祖曰：“佛記第二五百年，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，即王之次子摩拏羅，是其一也。吾雖德薄，敢當其一。”王曰：

“誠如尊者所言，當舍此子作沙門。”祖曰：“善哉！大王能遵佛旨。”即與授具，付法。偈曰：“泡幻同無礙，如何不了悟，達法在其中，非今亦非古。”祖付法已，踴身高半由旬，屹然而住。四眾仰瞻虔請，復坐跏趺而逝。荼毗得舍利，建塔。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。

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，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。年三十，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。彼國王名得度，即瞿曇種族，歸依佛乘，勤行精進。一日，於行道處，現一小塔，欲取供養，眾莫能舉。王即大會梵行、禪觀、咒術等三眾，欲問所疑。時祖亦赴此會，是三眾皆莫能辯。祖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，（塔，阿育王造者，此不繁錄。）今之出現，王福力之所致也。王聞是說，乃曰：“至聖難逢，世樂非久。”即傳位太子，投祖出家，七日而證四果。祖深加慰誨曰：“汝居此國，善自度人。今異域有大法器，吾當往化。”得度曰：“師應跡十方，動念當至，寧勞往邪？”祖曰：“然。”於是焚香，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：“汝在彼國，教導鶴眾，道果將證，宜自知之。”

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，忽睹異香成穗，王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

曰：“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，先降信香耳。”曰：“此師神力何如？”曰：“此師遠承佛記，當於此土廣宣玄化。”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。

祖知已，即辭得度比丘，往月氏國，受王與鶴勒那供養。後鶴勒那問祖曰：

“我止林間，已經九白。（印度以一年為一白。）有弟子龍子者，幼而聰慧，我於三世推窮，莫知其本。”祖曰：“此子於第五劫中，生妙喜國婆羅門家，曾以旃檀施於佛宇，作槌撞鐘，受報聰敏，為眾欽仰。”又問：“我有何緣而感鶴眾？”祖曰：“汝第四劫中，嘗為比丘，當赴會龍宮。汝諸弟子鹹欲隨從，汝觀五百眾中，無有一人堪任妙供。時諸弟子曰：“師常說法，於食等者，於法亦等。

今既不然，何聖之有！”汝即令赴會。自汝舍生、趣生、轉化諸國，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，生於羽族。今感汝之惠，故為鶴眾相隨。”鶴勒那問曰：“以何方便，令彼解脫？”祖曰：“我有無上法寶，汝當聽受，化未來際。”而說偈曰：

“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。隨流認得性，無喜復無憂。”時鶴眾聞偈，飛鳴而去。祖跏趺，寂然奄化。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。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。

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，（勒那梵語，鶴即華言，以常感群鶴戀慕故名耳。）月氏國人也。姓婆羅門，父千勝，母金光。以無子故，禱於七佛金幢。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，持金環雲：“我來也。”覺而有孕。年七歲，遊行聚落，睹民間淫祀，乃入廟叱之曰：“汝妄興禍福，幻惑於人，歲費牲牢，傷害斯甚。”言訖，廟忽然而壞。由是鄉黨謂之聖子。年二十二出家。三十遇摩拏羅尊者，付法眼藏。

行化至中印度。彼國王名無畏海，崇信佛道。祖為說正法次，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。王問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祖曰：“此是日月天子，吾昔曾為說法，故來禮拜。”良久不見，唯聞異香。王曰：“日月國土，總有多少？”祖曰：“千釋迦佛所化世界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，我若廣說，即不能盡。”王聞忻然。時祖演無上道，度有緣眾，以上足龍子早夭，有兄師子，博通強記，事婆羅門。厥師既逝，弟復雲亡，乃歸依尊者而問曰：“我欲求道，當何用心？”祖曰：“汝欲求道，無所用心。”曰：“既無用心，誰作佛事？”祖曰：“汝若有用，即非功德。汝若無作，即是佛事。經雲：我所作功德，而無我所故。”“師子聞是語已，即入佛慧。時祖忽指東北問曰：“是何氣象？”師子曰：“我見氣如白虹，貫乎天地。

復有黑氣五道，橫亙其中。”祖曰：“其兆雲何？”曰：“莫可知矣。”祖曰：

“吾滅後五十年，北天竺國當有難起，嬰在汝身。吾將滅矣，今以法眼付囑於汝，善自護持。”乃說偈曰：“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。了了無可得，得時不說知。”

師子比丘聞偈欣愜，然未曉將罹何難，祖乃密示之。言訖，現十八變，面歸寂。阇維畢，分舍利，各欲興塔。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：“一法一切法，一切一法攝。吾身非有無，何分一切塔？”大眾聞偈，遂不復分，就馱都場而建塔焉。

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。

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，中印度人也。姓婆羅門。得法遊方，至罽賓國。有波利迦者，本習禪觀，故有禪定、知見、執相、舍相、不語之五眾。祖詰而化之，四眾皆默然心服。唯禪定師達磨達者，聞四眾被責，憤悱而來。祖曰：“仁者習定，何當來此？既至於此，胡雲習定？”彼曰：“我雖來此，心亦不亂。定隨人習，豈在處所？”祖曰：“仁者既來，其習亦至。既無處所，豈在人習？”彼曰：

“定習人故，非人習定。我當來此，其定常習。”祖曰：“人非習定，定習人故。

當自來時，其定誰習？”彼曰：“如淨明珠，內外無翳。定若通達，必當如此。”

祖曰：“定若通達，一似明珠。今見仁者，非珠之徒。”彼曰：“其珠明徹，內外悉定。我心不亂，猶若此淨。”祖曰：“其珠無內外，仁者何能定？穢物非動搖，此定不是淨。”達磨達蒙祖開悟，心地朗然。祖既攝五眾，名聞遐邇。方求法嗣，遇一長者，引其子問祖曰：“此子名斯多，當生便拳左手，今既長矣，終未能舒，願尊者示其宿因。”祖睹之，即以手接曰：“可還我珠！”童子遽開手奉珠，眾皆驚異。祖曰：“吾前報為僧，有童子名婆舍，吾嘗赴西海齋，受嚼珠付之，今還吾珠，理固然矣。”長者遂舍其子出家，祖即與授具。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。祖即謂之曰：“吾師密有懸記，罹難非久，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，汝應保護，普潤來際。”偈曰：“正說知見時，知見俱是心。當心即知見，知見即於今。”祖說偈已，以僧伽梨密付斯多，俾之他國，隨機演化。斯多受教，直抵南天。祖謂難不可以苟免，獨留罽賓。時本國有外道二人：一名摩目多，二名都落遮，學諸幻法，欲共謀亂。乃盜為釋子形象，潛入王宮。且曰：“不成即罪歸佛子。”妖既自作，禍亦旋踵。王果怒曰：“吾素歸心三寶，何乃構害，一至於斯！”即命破毀伽藍，祛除釋眾。又自秉劍，至尊者所，問曰：“師得蘊空否？”

祖曰：“已得蘊空。”王曰：“離生死否？”祖曰：“已離生死。”王曰：“既離生死，可施我頭。”祖曰：“身非我有，何吝於頭！”王即揮刃，斷尊者首。

白乳湧高數尺，王之右臂旋亦墮地，七日而終。太子光首嘆曰：“我父何故自取其禍？”時有象白山仙人者，深明因果，即為光首廣宣宿因，解其疑網。（事具聖胄集及寶林傳。）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。當魏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。

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，罽賓國人也。姓婆羅門，父寂行，母常安樂。初，母夢得神劍，因而有孕既誕，拳左手。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，密授心印。後適南天，至中印度。彼國王名迦勝，設禮供養。時有外道，號無我尊。先為王禮重，嫉祖之至，欲與論義，幸而勝之，以固其事。乃於王前謂祖曰：“我解默論，不假言說。”祖曰：“孰知勝負？”彼曰：“不爭勝負，但取其義。”祖曰：“汝以何為義？”彼曰：“無心為義。”祖曰：“汝既無心，豈得義乎？”彼曰：

“我說無心，當名非義。”祖曰：“汝說無心，當名非義。我說非心，當義非名。”彼曰：“當義非名，誰能辯義？”祖曰：“汝名非義，此名何名？”彼曰：

“為辯非義，是名無名。”祖曰：“名既非名，義亦非義，辯者是誰，當辯何物？”如是往返五十九番，外道杜口信伏。於時祖忽面北，合掌長籲曰：“我師師子尊者，今日遇難，斯可焉。”即辭王南邁，達於南天，潛隱山谷。時彼國王名天德，迎請供養。王有二子：一名德勝，兇暴而色力充盛。一名不如密多，和柔而長嬰疾苦。祖乃為陳因果，王即頓釋所疑。

又有咒術師，忌祖之道，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，祖知而食之，彼返受禍，遂投祖出家。祖即與授具。後六十載，德勝即位，復信外道，致難於祖。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。王遽問祖曰：“予國素絕妖訛，師所傳者當是何宗？”祖曰：“王國昔來，實無邪法。我所得者，即是佛宗。”王曰：“佛滅已千二百載，師從誰得邪？”祖曰：“飲光大士，親受佛印，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，我從彼得。”

王曰：“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，何能傳法後人？”祖曰：“我師難未起時，密授我信衣法偈，以顯師承。”王曰：“其衣何在？”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。王命焚之，五色相鮮，薪盡如故。王即追悔致禮。師子真嗣既明，乃赦密多。密多遂求出家。祖問曰：“汝欲出家，當為何事？”密多曰：“我若出家，不為其事。”祖曰：“不為何事？”密多曰：“不為俗事。”祖曰：“當為何事？”密多曰：“當為佛事。”祖曰：“太子智慧天至，必諸聖降跡。”即許出家。六年侍奉，後於王宮受具。羯磨之際，大地震動，

頗多靈異。祖乃命之曰：“吾已衰朽，安可久留？汝當善護正法眼藏，普濟群有。聽吾偈曰：聖人說知見，當境無是非。我今悟真性，無道亦無理。””不如密多聞偈，再啟祖曰：“法衣宜可傳授。”祖曰：“此衣為難故，假以證明；汝身無難，何假其衣？化被十方，人自信向。”不如密多聞語，作禮而退。祖現於神變，化三昧火自焚，平地舍利可高一尺。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。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。

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，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。既受度得法，至東印度。

彼王名堅固，奉外道師長爪梵誌。暨尊者將至，王與梵誌同睹白氣貫於上下。王曰：“斯何瑞也？”梵誌預知祖入境，恐王遷善，乃曰：“此是魔來之兆耳，何瑞之有！”即鳩諸徒眾議曰：“不如密多將入都城，誰能挫之？”弟子曰：“我等各有咒術，可以動天地、入水火，何患哉？”祖至，先見宮墻有黑氣，乃曰：

“小難耳。”直詣王所。王曰：“師來何為？”祖曰：“將度眾生。”王曰：

“以何法度？”祖曰：“各以其類度之。”時梵誌聞言，不勝其怒，即以幻法，化大山於祖頂上。祖指之，忽在彼眾頭上。梵誌等怖懼投祖，祖潛其愚惑，再指之，化山隨滅。乃為王演說法要，俾趣真乘。謂王曰：“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。”是時有婆羅門子，年二十許，幼失父母，不知名氏。或自言纓絡，故人謂之纓絡童子。遊行閭裏，丐求度日，若常不輕之類。人問：“汝行何急？”即答曰：“汝行何緩？”或曰：“何姓？”乃曰：“與汝同姓。”莫知其故。後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，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，祖曰：“汝憶往事否？”童曰：“我念遠劫中，與師同居。師演摩訶般若，我轉甚深修多羅，今日之事，蓋契昔因。”

祖又謂王曰：“此童子非他，即大勢至菩薩是也。此聖之後，復出二人：一人化南印度，一人緣在震旦。四五年內，卻返此方。”遂以昔因，故名般若多羅。付法眼藏，偈曰：“真性心地藏，無頭亦無尾。應緣而化物，方便呼為智。”祖付法已，即辭王曰：“吾化緣已終，當歸寂滅。願王於最上乘，無忘外護。”即還本座，跏趺而逝，化火自焚。收舍利塔而瘞之。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。

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，東印度人也。既得法已，行化至南印度。彼王名香至，崇奉佛乘，尊重供養，度越倫等，又施無價寶珠。時王有三子：曰月淨多

羅，曰功德多羅，曰菩提多羅。其季開士也。祖欲試其所得，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：

“此珠圓明，有能及否？”第一王子、第二王子皆曰：“此珠七寶中尊，固無踰也。非尊者道力，孰能受之？”第三王子曰：“此是世寶，未足為上。於諸寶中，法寶為上。此是世光，未足為上。於諸光中，智光為上。此是世明，未足為上。

於諸明中，心明為上。此珠光明，不能自照，要假智光。光辯於此，既辯此已，即知是珠。既知是珠，即明其寶。若明其寶，寶不自寶。若辯其珠，珠不自珠。

珠不自珠者，要假智珠而辯世珠。寶不自寶者，要假智寶以明法寶。然則師有其道，其寶即現。眾生有道，心寶亦然。”祖嘆其辯慧，乃復問曰：“於諸物中，何物無相？”曰：“於諸物中，不起無相。”又問：“於諸物中，何物最高？”

曰：“於諸物中，人我最高。”又問：“於諸物中，何物最大？”曰：“於諸物中，法性最大。”祖知是法嗣，以時尚未至，且默而混之。及香至王厭世，眾皆號絕。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。經七日而出，乃求出家。既受具戒，祖告曰：“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，如是展轉，乃至於我。我今囑汝，聽吾偈曰：心地生諸種，因事復生理。果滿菩提圓，華開世界起。””尊者付法已，即於座上起立，舒左右手，各放光明二十七道，五色光耀。又踴身虛空，高七多羅樹，化火自焚。空中舍利如雨，收以建塔，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。祖因東印度國王請，祖齋次，王乃問：“諸人盡轉經，唯師為甚不轉？”祖曰：“貧道出息不隨眾緣，入息不居蘊界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，非但一卷兩卷。”

東土祖師

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，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。姓剎帝利，本名菩提多羅，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，知師密跡，因試令與二兄辯所施寶珠，發明心要。既而尊者謂曰：“汝於諸法，已得通量。夫達磨者，通大之義也。宜名達磨。”因改號菩提達磨。祖乃告尊者曰：“我既得法，當往何國而作佛事？

願垂開示。”者曰：“汝雖得法，未可遠遊，且止南天。待吾滅後六十七載，當往震旦，設大法藥，直接上根。慎勿速行，衰於日下。”祖又曰：“彼有大士，堪為法器否？禾載之下有留難否？”者曰：“汝所化之方，獲菩提者不可勝數。

吾滅後六十余年，彼國有難，水中文布，自善降之。汝至時，南方勿住。彼唯好有為功業，不見佛理，汝縱到彼，亦不可久留。聽吾偈曰：路行跨水復逢羊，獨自棲棲暗渡江。日下可憐雙象馬，二株嫩桂久昌昌。””又問曰：“此後更有何事？”者曰：“從是已去，一百五十年，而有小難。聽吾讖曰：心中雖吉外頭兇，川下僧房名不中。為遇毒龍生武子，忽逢小鼠寂無窮。””又問：“此後如何？”

者曰：“卻後二百二十年，林下見一人，當得道果。聽吾讖曰：震旦雖闊無別路，要假兒孫腳下行。金雞解禦一粒粟，供養十方羅漢僧。””復演諸偈，皆預讖佛教隆替。（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。）祖恭稟教義，服勤左右垂四十年，未嘗廢闕。

迨尊者順世，遂演化本國。時有二師：一名佛大先，二名佛大勝多，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。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，舍小趣大，與祖並化，時號二甘露門矣。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：第一有相宗，第二無相宗，第三定慧宗，第四戒行宗，第五無得宗，第六寂靜宗。各封己解，別展化源，聚落崢嶸，徒眾甚盛。祖喟然嘆曰：“彼之一師已陷牛跡，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？我若不除，永纏邪見。”言已，微現神力，至有相宗所，問曰：“一切諸法何名實相？”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：“於諸相中不互諸相，是名實相。”祖曰：“一切諸相而不互者，若名實相，當何定邪？”彼曰：“於諸相中實無有定，若定諸相，何名為實？”祖曰：“諸相不定，便名實相。汝今不定，當何得之？”彼曰：

“我言不定，不說諸相。當說諸相，其義亦然。”祖曰：“汝言不定，當為實相。

定不定故，即非實相。”彼曰：“定既不定，即非實相。知我非故，不定不變。”

祖曰：“汝今不變，何名實相？已變已往，其義亦然。”彼曰：“不變當在，在不在故，故變實相，以定其義。”祖曰：“實相不變，變即非實。於有無中，何名實相？”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，即以手指虛空曰：“此是世間有相，亦能空故，當我此身，得似此否？”祖曰：“若解實相，即見非相。若了非相，其色亦然。當於色中，不失色體。於非相中，不礙有故。若能是解，此名實相。”彼眾聞已，心意朗然，欽禮信受。祖瞥然匿跡。至無相宗所，問曰：“汝言無相，當何證之？”彼眾中有波羅提答曰：“我明無相，心不現故。”祖曰：“汝心不現，當何明之？”彼曰：“我明無相，心不取舍。當於明時，亦無當者。”祖曰：

“於諸有無，心不取舍。又無當者，諸明無故。”彼曰：“入佛三昧，尚無所得，何況無相，而欲知之？”祖曰：“相既不知，誰雲有無？尚無所得，何名三昧？”

彼曰：“我說不證，證無所證。非三昧故，我說三昧。”祖曰：“非三昧者，何當名之？汝既不證，非證何證？”波羅提聞祖辯析，即悟本心，禮謝於祖，懺悔往謬。祖記曰：“汝當得果，不久證之。此國有魔，非久降之。”言已，忽然不現。至定慧宗所，問曰：“汝學定慧，為一為二？”彼眾中有婆蘭陀者答曰：

“我此定慧，非一非二。”祖曰：“既非一二，何名定慧？”彼曰：“在定非定，處慧非慧。一即非一，二亦不二。”祖曰：“當一不一，當二不二。既非定慧，約何定慧？”彼曰：“不一不二，定慧能知。非定非慧，亦復然矣。”祖曰：

“慧非定故，然何知哉？不一不二，誰定誰慧？”婆蘭陀聞之，疑心冰釋。至第四戒行宗所，問曰：“何者名戒？雲何名行？當此戒行，為一為二？”彼眾中有一賢者答曰：“一二二一，皆彼所生。依教無染，此名戒行。”祖曰：“汝言依教，即是有染。一二俱破，何言依教。此二違背，不及於行。內外非明，何名為戒？”彼曰：“我有內外，彼已知竟。既得通達，便是戒行。若說違背，俱是俱非。言及清淨，即戒即行。”祖曰：“俱是俱非，何言清淨？既得通故，何談內外？”賢者聞之，即自慚伏。至無得宗所，問曰：“汝雲無得，無得何得？既無所得，亦無得得。”彼眾中有寶靜者答曰：“我說無得，非無得得。當說得得，無得是得。”祖曰：“得既不得。得亦非得。既雲得得，得得何得？”彼曰：

“見得非得。非得是得。若見不得，名為得得。”祖曰：“得既非得，得得無得。

既無所得，當何得得？”寶靜聞之，頓除疑網。至寂靜宗所，問曰：“何名寂靜，於此法中，誰靜誰寂？”彼眾中有尊者答曰：“此心不動，是名為寂。於法無染，名之為靜。”祖曰：“本心不寂，要假寂靜。本來寂故，何用寂靜？”彼曰：

“諸法本空，以空空故。於彼空空，故名寂靜。”祖曰：“空空已空，諸法亦爾。

寂靜無相，何靜何寂？”彼尊者聞師指誨，豁然開悟。既而六眾，鹹誓歸依。由是化被南天，聲馳五印。經六十載，度無量眾。

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，每雲：“我之祖宗，皆信佛道，陷於邪見，壽年不永，運祚亦促。且我身是佛，何更外求？善惡報應，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。至於國內耆舊，為前王所奉者，悉從廢黜。”祖知已，嘆彼德薄。當何救之？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：其一波羅提者，與王有緣，將證其果。其二宗勝者，非不博辯，而無宿因。時六宗徒眾，亦各念言：佛法有難，師何自安？祖遙知眾意，即彈指應之。六眾聞雲：“此是我師達磨信響，我等宜速行，以副慈命。”即至祖所，禮拜問訊。祖曰：“一葉翳空，孰能剪拂？”宗勝曰：“我雖淺薄，敢憚其行？”

祖曰：“汝雖辯慧，道力未全。”宗勝自念：“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，名譽顯達，映奪尊威。縱彼福慧為王，我是沙門受佛教旨，豈難敵也。”言訖潛去。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、人天善惡等事。王與之往返徵詰，無不詣理。王曰：

“汝今所解，其法何在？”宗勝曰：“如王治化，當合其道。王所有道，其道何在？”王曰：“我所有道，將除邪法。汝所有法，將伏何人？”祖不起於座，懸知宗勝義墮，遽告波羅提曰：“宗勝不稟吾教，潛化於王，須臾理屈。汝可速救。”波羅提恭稟祖旨，雲：“願假神力。”言已，雲生足下。至大王前，默然而住。時王正問宗勝，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，愕然忘其問答。曰：“乘空之者，是正是邪？”提曰：“我非邪正，而來正邪。王心若正，我無邪正。”王雖驚異，而驕慢方熾，即擯宗勝令出。波羅提曰：“王既有道，何擯沙門？我雖無解，願王致問。”，王怒而問曰：“何者是佛？”提曰：“見性是佛。”王曰：“師見性否？”提曰：“我見佛性。”王曰：“性在何處？”提曰：“性在作用。”王曰：“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見。”提曰：“今現作用，王自不見。”王曰：“於我有否？”提曰：“王若作用，無有不是。王若不用，體亦難見。”王曰：“若當用時，幾處出現？”提曰：“若出現時，當有其八。”王曰：“其八出現，當為我說。”波羅提即說偈曰：“在胎為身，處世為人。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。在鼻辯香，在口談論。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遍現俱該沙界，收攝在一微塵。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精魂。”王聞偈已，心即開悟，悔謝前非，咨詢法要，朝夕忘倦，迄於九旬。時宗勝既被斥逐，退藏深山。念曰：“我今百歲，八十為非。二十年來，方歸佛道。性雖愚昧，行絕瑕疵。不能禦難，生何如死？”言訖，即自投崖。俄有神人以手捧承，置於巖上，安然無損。宗勝曰：“我忝沙門，當與正法為主，不能抑絕王非，是以損身自責，何神佑助，一至於斯！願垂一語，以保余年。”於是神人乃說偈曰：“師壽於百歲，八十而造非。為近至尊故，熏修而入道。雖具少智慧，而多有彼我。所見諸賢等，未嘗生珍敬。二十年功德，其心未恬靜。聰明輕慢故，而獲至於此。得王不敬者，當感果如是。

自今不疏怠，不久成奇智。諸聖悉存心，如來亦復爾。”宗勝聞偈欣然，即於巖間宴坐。時王復問波羅提曰：“仁者智辯，當師何人？”提曰：“我所出家，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為受業師。其出世師者，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。”王聞祖名，驚駭久之。曰：

“鄙簿忝嗣王位，而趣邪背正，忘我尊叔。”遽敕近臣，特加迎請。祖即隨使而至，為王懺悔往非。王聞規誡，泣謝於祖。又詔宗勝歸國。大臣奏曰：“宗勝被謫投崖，今已亡矣。”王告祖曰：“宗勝之死，皆自於吾。如何大慈，令免斯罪。”祖曰：“宗勝今在巖間宴息，但遣使召，當即至矣。”王即遣使人山，果見宗勝端居禪寂。宗勝蒙召，乃曰：“深愧王意，貧道誓處巖泉。且王國賢德如林，達磨是王之叔，六眾所師，波羅提法中龍象，願王崇仰二聖，以福皇基。”

使者復命。未至，祖謂王曰：“知取得宗勝否？”王曰：“未知。”祖曰：“一請未至，再命必來。”良久使還，果如祖語。祖遂辭王曰：“當善修德，不久疾作，吾且去矣。”經七日，王乃得疾。國醫診治，有加無瘳。貴戚近臣憶師前記，急發使告祖曰：“王疾殆至彌留，願叔慈悲，違來診救。”祖即至慰問。時宗勝再承王召，即別巖間。波羅提亦來問疾。謂祖曰：“當何施為，令王免苦？”祖即令太子為王宥罪施恩，崇奉三寶，復為懺悔，願罪消滅。如是者三，王疾有間。

師念震旦緣熟，行化時至，乃先辭祖塔，次別同學，後至王所，慰而勉之曰：

“當勤修白業，護持三寶。吾去非晚，一九即回。”王聞師言，涕淚交集曰：

“此國何罪，彼土何祥？叔既有緣，非吾所止。惟願不忘父母之國，事畢早回。”

王即具大舟，實以眾寶，躬率臣寮，送至海壖。祖泛重溟，凡三周寒暑，達於南海，實梁普通七年丙午歲九月二十一日也。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，表聞武帝。

帝覽奏，遣使賫詔迎請，當大通元年丁未歲也。（普通八年三月改元。）十月一日至金陵。帝問曰：“朕即位已來，造寺寫經，度僧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”祖曰：“並無功德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無功德？”祖曰：“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”帝曰：“如何是真功德？”祖曰：“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”帝又問：“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”祖曰：“廓然無聖。”帝曰：“對朕者誰？”祖曰：“不識。”帝不領悟。祖知機不契，是月十九日。潛回江北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屆於洛

陽。

當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。人莫之測，謂之壁觀婆羅門。時有僧神光者，曠達之士也。久居伊洛，博覽群書，善談玄理。每嘆曰：“孔老之教，禮術風規，莊易之書，未盡妙理。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，至人不遙，當造玄境。”乃往彼，晨夕參承。祖常端坐面壁，莫聞誨勵。

光自惟曰：“昔人求道，敲骨取髓，刺血濟饑，布發掩泥，投崖飼虎，古尚若此，我又何人？”其年十二月九日夜，天大雨雪。光堅立不動，遲明積雪過膝。祖憫而問曰：“汝久立雪中，當求何事？”光悲淚曰：“惟願和尚慈悲，開甘露門，廣度群品。”祖曰：“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劫精勤，難行能行，非忍而忍。豈以小德小智，輕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，徒勞勤苦。”光聞祖誨勵，潛取利刀，自斷左臂，置於祖前。祖知是法器，乃曰：“諸佛最初求道，為法忘形，汝今斷臂吾前，求亦可在。”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。可曰：“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”祖曰：“諸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”可曰：“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”祖曰：“將心來，與汝安。”可良久曰：“覓心了不可得。”祖曰：“我與汝安心竟。”越九年，欲返天竺，命門人曰：“時將至矣，汝等盍各言所得乎？”時有道副對曰：“如我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而為道用。”祖曰：“汝得吾皮。”尼持曰：“我今所解，如慶喜見阿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。”祖曰：“汝得吾肉。”道育曰：“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，而我見處，無一法可得。”祖曰：“汝得吾骨。”最後慧可禮拜，依位而立。祖曰：“汝得吾髓。”乃顧慧可而告之曰：“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，展轉囑累，而至於我。我今付汝，汝當護持。並授汝袈裟，以為法信。各有所表，宜可知矣。”可曰：“請師指陳。”祖曰：“內傳法印，以契證心，外付袈裟，以定宗旨。後代澆薄，疑慮競生，雲吾西天之人，言汝此方之子，憑何得法？以何證之？汝今受此衣法，卻後難生，但出此衣並吾法偈，用以表明其化無礙。至吾滅後二百年，衣止不傳，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。說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潛符密證，千萬有余。汝當闡揚，勿輕未悟。一念回機，便同本得。聽吾偈曰：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””祖又曰：“吾有楞伽經四卷，亦用付汝。即是如來心地要門，令諸眾生開示悟入。

吾自到此，凡五度中毒。我嘗自出而試之，置石石裂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，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，遂踰海越漠，為法求人。際會未諧，如愚若訥。今得汝傳授，吾意已終。”（別記雲：祖初居少林寺九年，為二祖說法，秖教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墻壁，可以入道。慧可種種說心性，曾未契理。祖秖遮其非，不為說無念心體。可忽曰：

“我已息諸緣。”祖曰：“莫成斷滅去否？”可曰：

“不成斷滅。”祖曰：“此是諸佛所傳心體，更勿疑也。”）言已，乃與徒眾往禹門千聖寺。止三日，有期城太守楊炫之，早慕佛乘，問祖曰：“西天五印，師承為祖，其道如何？”祖曰：“明佛心宗，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”又問：“此外如何？”祖曰：“須明他心，知其今古，不厭有無。於法無取，不賢不愚，無迷無悟。若能是解，故稱為祖。”又曰：“弟子歸心二寶亦有年矣，而智慧昏蒙，尚迷真理。適聽師言，罔知攸措。願師慈悲，開示宗旨。”祖知懇到，即說偈曰：

“亦不睹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。亦不舍智而近愚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達大道兮過量，通佛心兮出度。不與凡聖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”炫之聞偈，悲喜交並。曰：“願師久住世間，化導群有”祖曰：“吾即逝矣，不可久留。根性萬差，多逢患難。”炫之曰：“未審何人，弟子為師除得否？”祖曰：“吾以傳佛秘密，利益迷途，害彼自安，必無此理。”炫之曰：“師若不言，何表通變觀照之力？”

祖不獲已，乃為讖曰：“江槎分玉浪，管炬開金鎖。五口相共行，九十無彼我。”

炫之聞語，莫究其端。默記於懷，禮辭而去。祖之所讖，雖當時不測，而後皆符驗。

時魏氏奉釋，禪雋如林，光統律師、流支三藏者，乃僧中之鸞鳳也。

睹師演道，斥相指心，每與師論義，是非蜂起。祖遐振玄風，普施法雨，而偏局之量，自不湛任，競起害心，數加毒藥。至第六度，以化緣已畢，傳法得人，遂不復救之，端居而逝。即魏文帝大統二年丙辰十月五日也。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葬熊耳山。起塔於定林寺。後三歲，魏宋雲奉使西域回，遇祖於蔥嶺，見手攜只履，翩翩獨逝。雲問：“師何往？”祖曰：“西天去！”雲歸，具說其事，及門人啟壙，唯空棺，一只革履存焉。舉朝為之驚嘆。奉詔取遺履，於少林寺供養。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，今不知所在。初，梁武遇祖，因緣未契。及聞化行魏邦，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。後聞宋雲事，乃成之。

代宗謚圓覺大師，塔曰空觀。（年號依紀年通譜）。

（通論曰：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跡，三屈詔命，祖竟不下少林。及祖示寂，宋雲自西

域還，遇祖於蔥嶺，孝莊帝有旨令啟壙。如南史普通八年，即大通元年也。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，祖以十月至梁。蓋祖未至魏時，孝明已去世矣。其子即位未幾，為爾朱榮所弒，乃立孝莊帝，由是魏國大亂。越三年，而孝莊殂，又五年分割為東西魏。然則吾祖在少林時，正值其亂。及宋雲之還，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，其國至於分割久矣，烏有孝莊令啟壙之說乎？按唐史雲：後魏末，有僧達磨航海而來，既卒。其年魏使宋雲於蔥嶺回見之，門徒發其墓，但有只履而已。此乃實錄也。

二祖慧可大祖禪師二祖慧可大師者，武牢人也。姓姬氏。父寂，未有子時，嘗自念言：“我家崇善，豈令無子？”禱之既久，一夕感異光照室，其母因而懷妊。及長，遂以照室之瑞，名之曰光。自幼誌氣不群，博涉詩書，尤精玄理，而不事家產，好遊山水。後覽佛書，超然自得。即抵洛陽龍門香山，依寶靜禪師，出家受具於永穆寺。

浮遊講肆，遍學大小乘義。年三十二，卻返香山，終日宴坐。又經八載，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：“將欲受果，何滯此邪？大道匪遙，汝其南矣！”祖知神助，因改名神光。翌日，覺頭痛如刺，其師欲治之。空中有聲曰：“此乃換骨，非常痛也。”祖遂以見神事白於師，師視其頂骨，即如五峰秀出矣。乃曰：“汝相吉祥，當有所證。神令汝南者，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。”祖受教，造於少室。其得法傳衣事跡，達磨章具之矣。自少林托化西歸，大師繼闡玄風，博求法嗣。至北齊天平二年，有一居士，年踰四十，不言名氏，聿來設禮。而問祖曰：

“弟子身纏風恙，請和尚懺罪。”祖曰：“將罪來，與汝懺。”士良久曰：“覓罪不可得。”祖曰：“與汝懺罪竟。宜依佛法僧住。”士曰：“今見和尚，已知是僧。未審何名佛法？”祖曰：“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法佛無二，僧寶亦然。”

士曰：“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如其心然，佛法無二也。”

祖深器之，即為剃發，雲：“是吾寶也。宜名僧璨。”其年三月十八日，於光福寺受具，自茲疾漸愈。執侍經二載，祖乃告曰：“菩提達磨遠自竺乾，以正法眼藏並信衣密付於吾，吾今授汝。汝當守護，無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本來緣有地，因地種華生。本來無有種，華亦不曾生。””祖付衣法已，又曰：“汝受吾教，宜處深山，未可行化，當有國難。”璨曰：“師既預知，願垂示誨。”祖曰：

“非吾知也。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雲心中雖吉外頭兇”是也。吾校年代，正在於汝。

汝當諦思前言，勿罹世難。然吾亦有宿累，今要酬之。善去善行，俟時傳付。”祖付囑已，即往鄴都，隨宜說法。一音演暢，四眾皈依。如是積三十四載，遂韜光混跡，變易儀相。

或入諸酒肆，或過於屠門，或習街談，或隨廝（音斯）。役。人間之曰：

“師是道人，何故如是？”祖曰：“我自調心，何關汝事？”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，談無上道，聽者林會。時有辯和法師者，於寺中講槃經，學徒聞師闡法，稍稍引去。辯和不勝其憤，與謗於邑宰翟仲侃。翟惑其邪說，加祖以非法，祖怡然委順，識真者謂之償債。時年一百七歲，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。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。唐德宗謚大祖禪師。（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：

“古德雲：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應須償宿債。只如師子尊者、二祖大師，為甚麼得償債去？”沙曰：“大德不識本來空。”月曰：“如何是本來空？”沙曰：

“業障是。”曰：“如何是業障？”沙曰：“本來空是。”月無語。沙以偈示之曰：“假有元非有，假滅亦非無。槃償債義，一性更無殊。”）

三祖僧璨鑒智禪師三祖僧璨大師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初以白衣謁二祖，既受度傳法，隱於舒州之皖公山。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，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，居無常處，積十余載，時人無能知者。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，有沙彌道信，年始十四，來禮祖曰：

“願和尚慈悲，乞與解脫法門。”祖曰：“誰縛汝？”曰：“無人縛。”祖曰：

“何更求解脫乎？”信於言下大悟。服勞九載，後於吉州受戒，侍奉尤謹。祖屢試以玄微，知其緣熟，乃付衣法。偈曰：“華種雖因地，從地種華生。若無人下種，華地盡無生。”祖又曰：“昔可大師付吾法，後往鄴都行化，三十年方終。

今吾得汝，何滯此乎？”即適羅浮山，優遊二載，卻還舊址。逾月士民奔趨，大設檀供。祖為四眾廣宣心要訖，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。唐玄宗謚鑒智禪師、覺寂之塔。

師信心銘曰：“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欲

得現前，莫存順逆。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。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圓同太虛，無欠無余。良由取舍，所以不如。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。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止動歸止，止更彌動。唯滯兩邊，寧知一種。一種不通，兩處失功。遣有沒有，從空背空。多言多慮，轉不相應。絕言絕慮，無處不通。歸根得旨，隨照失宗。須臾返照，勝卻前空。前空轉變，皆由妄見。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。二見不住，慎莫追尋。才有是非，紛然失心。二由一有，一亦莫守。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無咎無法，不生不心。能由境滅，境逐能沉。境由能境，能由境能。欲知兩段，元是一空。一空同兩，齊含萬象。不見精，寧有偏黨。大道體寬，無易無難。小見狐疑，轉急轉遲。執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放之自然，體無去住。任性合道，逍遙絕惱。系念乖真，昏沉不好。不好勞神，何用疏親。欲取一乘，勿惡六塵。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。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法無異法，妄自愛著。將心用心，豈非大錯？迷生寂亂，悟無好惡，一切二邊，良由斟酌。夢幻空花，何勞把捉。得失是非，一時放卻。眼若不睡，諸夢自除。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。一如體玄，兀爾忘緣。萬法齊觀，歸復自然。泯其所以，不可方比。止動無動，動止無止。兩既不成，一何有爾。究竟窮極，不存軌則。契心平等，所作俱息。狐疑盡淨，正信調直。一切不留，無可記憶。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。非思量處，識情難測。真如法界，無他無自。要急相應，唯言不二。不二皆同，無不包容。十方智者，皆入此宗。宗非促延，一念萬年。無在不在，十方目前。極小同大，忘絕境界。極大同小，不見邊表。有即是無，無即是有。若不如是，必不須守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但能如是，何慮不畢。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言語道斷，非去來今。”

四祖道信大醫禪師四祖道信大師者，姓司馬氏。世居河內，後徙於蘄州廣濟縣。生而超異，幼慕空宗諸解脫門，宛如宿習。既嗣祖風，攝心無寐，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。隋大業十三載領徒眾抵吉州，值群盜圍城，七旬不解，萬眾惶怖。祖潛之，教令念摩訶般若。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，乃相謂曰：“城內必有異人，不可攻矣。”

悄悄引去，唐武德甲申歲師卻返蘄春，住破頭山，學侶雲臻。一日往黃梅縣，路逢一小兒，骨相奇秀，異乎常童。祖問曰：“子何姓？”答曰：“姓即有，不是常姓。”祖曰：“是何姓？”答曰：“是佛性。”祖曰：“汝無姓邪？”答曰：

“性空，故無。”祖默識其法器，即俾侍者至其母所，乞令出家。母以宿緣故，殊無難色，遂舍為弟子，以至付法傳衣。偈曰：“華種有生性，因地華生生。大緣與性合，當生生不生。”遂以學徒委之。一日告眾曰：“吾武德中遊廬山，登絕頂，望破頭山，見紫雲如蓋，下有白氣，橫分六道，汝等會否？”眾皆默然。

忍曰：“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？”祖曰：“善。”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向師道味，欲瞻風彩，詔赴京。祖上表遜謝，前後三返，竟以疾辭。第四度命使曰：

“如果不起，即取首來。”使至山諭旨，祖乃引頸就刃，神色儼然。使異之，回以狀聞。帝彌加欽慕，就賜珍繒，以遂其誌。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，忽垂誡門人曰：“一切諸法，悉皆解脫。汝等各自護念，流化未來。”言訖安坐而逝。壽七十有二。塔於本山。明年四月八日，塔戶無故自開，儀相如生。爾後，門人不敢復閉。代宗謚大醫禪師、慈雲之塔。

五祖弘忍大滿禪師五祖弘忍大師者，蘄州黃梅人也。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。嘗請於四祖曰：

“法道可得聞乎？”祖曰：“汝已老，脫有聞，其能廣化邪？儻若再來，吾尚可遲汝。”乃去，行水邊，見一女子浣衣。揖曰：“寄宿得否？”女曰：“我有父兄，可往求之。”曰：“諾我，即敢行。”女首肯之，遂回策而去。女周氏季子也。歸輒孕，父母大惡，逐之。女無所歸，日傭紡裏中，夕止於眾館之下。

已而生一子，以為不祥，因拋濁港中。明日見之，溯流而上，氣體鮮明，大驚，遂舉之。成童，隨母乞食，裏人呼為無姓兒。逢一智者，嘆曰：“此子缺七種相，不逮如來”後遇信大師，得法嗣，化於破頭山。鹹亨中有一居士，姓盧名慧能，自新州來參謁。祖問曰：“汝自何來？”盧曰：“嶺南。”祖曰：“欲須何事？”盧曰：“唯求作佛。”祖曰：“嶺南人無佛性，若為得佛？”盧曰：

“人即有南北，佛性豈然？”祖知是異人，乃訶曰：“著槽廠去。”盧禮足而退，便入碓坊，服勞於杵臼之間，晝夜不息。經八月，祖知付授時至，遂告眾曰：

“正法難解，不可徒記吾言，持為己任。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，若語意冥符，則衣法皆付。”時會下七百余僧。上座神秀者，學通內外，眾所宗仰，鹹推稱曰：

“若非尊秀，疇敢當之？”神秀竊聆眾譽，不復思惟，乃於廊壁書一偈曰：“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”祖因經行，忽見此偈，知是神秀所述，乃贊嘆曰：“後代依此修行，亦得勝果。”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，及見題偈

在壁，遂止不畫，各令念誦。盧在碓坊，忽聆誦偈，乃問同學：“是何章句？”同學曰：“汝不知和尚求法嗣，令各述心偈？此則秀上座所述。和尚深加嘆賞，必將付法傳衣也。”盧曰：“其偈雲何？”同學為誦。盧良久曰：“美則美矣，了則未了。”同學訶曰：“庸流何知，勿發狂言！”盧曰：

“子不信邪？願以一偈和之。”同學不答，相視而笑。

盧至夜，密告一童子，引至廊下，盧自秉燭，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，寫一偈曰：“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”祖後見此偈曰：“此是誰作，亦未見性。”眾聞師語，遂不之顧。逮夜，祖潛詣碓坊，問曰：

“米白也未？”盧曰：“白也，未有篩。”祖於碓以杖三擊之。盧即以三鼓入室。

祖告曰：“諸佛出世為一大事，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，遂有十地、三乘、頓漸等旨，以為教門。然以無上微妙、秘密圓明、真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，展轉傳授二十八世。至達磨屆於此土，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，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。善自保護，無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。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””盧行者跪受衣法，啟曰：“法則既受，衣付何人？”

祖曰：“昔達磨初至，人未之信，故傳衣以明得法。今信心已熟，衣乃爭端，止於汝身，不復傳也。且當遠隱，俟時行化，所謂受衣之人，命如懸絲也。”盧曰：

“當隱何所？”祖曰：“逢懷即止，遇會且藏。”盧禮足已，捧衣而出。是夜南邁，大眾莫知。五祖自後不復上堂。大眾疑怪，致問。祖曰：“吾道行矣！何更詢之？”復問：“衣法誰得邪？”祖曰：“能者得。”於是眾議盧行者名能，尋訪既失，潛知彼得，即共奔逐。五祖既付衣法，復經四載，至上元二年忽告眾曰：

“吾今事畢，時可行矣。”即入室，安坐而逝。壽七十有四。建塔於黃梅之東山。

代宗謚大滿禪師、法雨之塔。

六祖慧能大鑒禪師六祖慧能大師者，俗姓盧氏，其先范陽人。父行，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，遂占籍焉。三歲喪父，其母守誌。鞠養及長，家尤貧窶，師樵采以給。

一日負薪至市中，聞客讀金剛經，至“應無所住而生其心”，有所感悟，而問客曰：“此何法也？得於何人？”客曰：“此名金剛經，得於黃梅忍大師。”

祖遽告其母以為法尋師之意。直抵韶州，遇高行士劉誌略，結為交友。尼無盡藏者，即誌略之姑也。常讀槃經，師暫聽之，即為解說其義，尼遂執卷問字。祖曰：

“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”尼曰：“字尚不識，曷能會義？”祖曰：“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”尼驚異之，告鄉裏耆艾曰：“能是有道之人，宜請供養。”於是居人競來瞻禮。近有寶林古寺舊地，眾議營緝，俾祖居之。四眾霧集，俄成寶坊。

祖一日忽自念曰：“我求大法，豈可中道而止。”明日遂行，至樂昌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。祖遂請益。遠曰：“觀子神姿爽拔，殆非常人。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，汝當往彼參決。”祖辭去，直造黃梅之東山，即唐龑亨二年也。

忍大師一見，默而識之。後傳衣法，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。

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，屆南海，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槃經。祖寓止廊廡間，暮夜，風揚剎幡。聞二僧對論，一曰幡動，一曰風動。往復酬答，曾未契理。祖曰：“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？直以風幡非動，動自心耳。”印宗竊聆此語，竦然異之。明日，邀祖入室，徵風幡之義。祖具以理告，印宗不覺起立曰：“行者定非常人。師為是誰？”祖更無所隱，直敘得法因由。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，請授禪要。乃告四眾曰：“印宗具足凡夫，今遇肉身菩薩。”乃指座下盧居士曰：

“即此是也。”因請出所傳信衣，悉令瞻禮。至正月十五日，會諸名德，為之剃發。二月八日，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。其戒壇，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。三藏記雲：“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。”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，謂眾曰：“卻後一百二十年，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，度無量眾。”祖具戒已，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，宛如宿契。明年二月八日，忽謂眾曰：

“吾不願此居，欲歸舊隱。”即印宗與緇白千余人，送祖歸寶林寺。韶州刺史韋據，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，並受無相心地戒。門人紀錄，目為壇經，盛行於世。

後返曹溪，雨大法雨，學者不下千數。

中宗神龍元年降詔雲：“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，萬機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並推讓曰：南方有能禪師，密受忍大師衣法，可就彼問。”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，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”祖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簡曰：“京城禪德皆雲，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。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”祖曰：“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。經雲：若見如來，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”

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若無生滅，是如來清淨禪。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邪？”簡曰：“弟子回，主上必問，願和尚慈悲，指示心要。”祖曰：“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暗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。

故經雲：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””簡曰：“明喻智慧，暗況煩惱。修道之人，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，憑何出離？”祖曰：“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煩惱者，此是二乘小見，羊鹿等機。大智上根，悉不如是。”簡曰：“如何是大乘見解？”祖曰：“明與無明，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。

實性者，處凡愚而不減，在賢聖而不增，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，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在中間，及其內外，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名之曰道。”簡曰：“師說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？”祖曰：“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，將滅止生，以生顯滅，滅猶不滅，生說無生。我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無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

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”簡蒙指教，豁然大悟。禮辭歸闕，表奏祖語。有詔謝師，並賜磨衲袈裟、絹五百匹、寶缽一口。十二月十九日，改古寶林為中興寺。三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又韶州刺史重加崇飾，賜額為法泉寺。祖新州舊居為國恩寺。

一日，祖謂眾曰：“諸善知識，汝等各各淨心，聽吾說法。汝等諸人，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。經雲：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”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

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亦無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閑恬靜，虛融淡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於一切處，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名

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種，能含藏長養，成就其實。

一相一行，亦復如是。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溥潤大地。汝等佛性，譬諸種子，遇茲沾洽，悉得發生。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。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”先天元年告諸四眾曰：“吾忝受忍大師衣法，今為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。蓋汝等信根淳熟，決定不疑，堪任大事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生。頓悟華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”“說偈已，復曰：“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。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。此心本淨，無可取舍。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”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：“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。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”祖聞之曰：“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系縛。”因示一偈曰：“慧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。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！”（臥輪非名即住處也。）祖說法利生，經四十載，其年七月六日，命弟子往新州國忠寺，建報恩塔，仍令倍工。又有蜀僧，名方辯，來謁曰：“善捏塑。”祖正色曰：“試塑看。”方辯不領旨，乃塑祖真，可高七尺，曲盡其妙。祖觀之曰：“汝善塑性，不善佛性。”酬以衣物，辯禮謝而去。先天二年七月一日，謂門人曰：“吾欲歸新州，汝速理舟楫。”時大眾哀慕，乞師且住。祖曰：“諸佛出現，猶示槃。有來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。”眾曰：“師從此去，早晚卻回。”祖曰：“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”又問：“師之法眼，何人傳受？”祖曰：“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”又問：“後莫有難否？”祖曰：“吾滅後五六年，當有一人來取吾首。聽吾記曰：

頭上養親，口裏須，遇滿之難，楊柳為官。”“又曰：“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，一在家，一出家。同時興化，建立吾宗，締緝伽藍，昌隆法嗣。”言訖，往新州國恩寺，沐浴跏趺而化，異香襲人，白虹屬地。即其年八月三日也。

時韶新兩郡，各修靈塔，道俗莫決所之。兩郡刺史，共焚香祝曰：“香煙引處，即師之欲歸焉。”時爐香騰湧，直貫曹溪。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，壽七十六。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，門人憶念取首之記，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。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。（西域屈眴布也，緝木綿華心織成。後人以碧絹為裏。）中宗賜磨衲寶缽，以辯塑真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屍之。

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，夜半，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，僧眾驚起，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，尋見師頸有傷，具以賊事聞於州縣。縣令楊侃、刺史柳無忝得牒，切加擒捉。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，送韶州鞫問。雲：“姓張名淨滿，汝州梁縣人，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，令取六祖大師首，歸海東供養。”

柳守聞狀，未即加刑，乃躬至曹溪，問祖上足令韜曰：“如何處斷？”韜曰：

“若以國法論，理須誅夷；但以佛教慈悲，冤親平等，況彼欲求供養，罪可恕矣。”柳守嘉嘆曰：“始知佛門廣大。”遂赦之。（爾後，甚有名賢贊述，檀施珍異，文繁不錄。）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缽，歸內供養，至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五月五日，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缽。七日，刺史楊瑊曰：“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卻歸曹溪。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，朕謂之國寶。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。專令僧眾，親承宗旨者，嚴加守護，勿令遣墜。”後或為人偷竊，皆不遠而獲，如是者數四。憲宗謚大鑒禪師，塔曰元和靈照。皇朝開寶初，王師平南海劉氏，殘兵作梗，祖之塔廟，鞠為煨燼，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，一無所損。

尋有制興修，功未竟，會太宗皇帝即位，留心禪宗，頗增壯麗焉。